

书林漫步

说“大风堂”

◎卢润祥

“大风堂”是本城一个新式里弄——这还是在市中心的石门二路(原名卡德路)158号,它离我少年时居住的一个石库门老宅太近了!它那英式连体别墅的三角屋顶,使人很远就能望见!回溯似水年华,记得小时候经常走过这里,见到嵌在墙上的石碑上雕写的被风雨岁月褪去了颜色的“大风堂”三个字,但并未引起我多少注意。

世间万物“风过无痕”而大美不言。“大风堂”不会自述其来历,故为人们所忽视,直至最近有机会读到鱼丽女士的《唤醒的历史》一书,我才知道,这看似是一个平凡之地,却是个有故事、有情愫、有纪念意义的地方。可能是因为它的外观实在没什么特别,实在太普通,所以,这个我本该知道跟我应该有缘分之处差一点失之交臂了。如果那样,将是多么可惜呀!

该书告诉我们:早年,画家张大千先生的身影曾出没于此。1933年,张曾在此执教,招收学员并时有书画创作面世,而画家李秋君女士也居住在此地并随张大千在“上海美专”执教。1934年,她与冯文凤、谢月眉、顾飞等女士更在此创办了在中国美术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的“中国女子书画会”,并担任主任。后来,她更与何香凝女士等成为神仙画友,特别在何的影响下,她画的《秋山读易图》以其清新脱俗、淡雅、思古之幽情的画面,赢得人们的喜爱,后此画获比利时布鲁塞尔美术大赛金奖。有资料显示,更为难得的是李秋君女士的家国情怀。1937年,她毅然出任了“上海支援第十八集团军(八路军)抗日后援团”主任。李秋君女士因热情声援抗日有功而获得朱德总司令嘉奖!试想,在烽火连天的抗战潮流中,竟有来自大上海的一位巾帼女子获此殊荣,真的太不容易了。此外,女子书画会还用卖画所得资助失学儿童、赈灾等,做了许多实事善举。

中国女子书画会因是我国第一个由妇女创办的社团而在中国美术史上独具意义。特别它的成员何香凝、陆小曼、周鍊霞、谢月眉、潘玉良、冯文凤、吴青霞、丁筱碧等大多为具有影响力、卓有成就的画家,更使它声名鹊起。

1949年后,它又在式微中喜获赓续而重建,画家陈佩秋女士主其事,至今它在全国包括港澳台及海外人士中更具影响力,成员也日渐增多,已有近千人,这正体现了中国对文化事业的关怀与高度重视。

正是:薪火喜相传,步步是繁花!才女续风流,春秋成佳话。

语曰:一事精致,便能动人,而兹事体大,功业卓著!故执笔书写,愿画界之美好存之永远矣。

书边杂写

《徐旭生日记》的人名(二)

◎肖虎

《徐旭生文集》收录的徐旭生日记,内有中国人名缺而待补者若干例,编者在整理时均忠实于原貌,虽然审慎有余,但对读者而言,不免另增翻书之劳,何如“代劳”一番,盖多数人并非无从考知其详。

例如,1938年12月7日,“在座者,有从吾,希渊的太太,刘口钧(孟津人,前留学欧美预备学校学生,现为修理飞机厂厂长)及毛以亨”。按,缺名之人即刘树钧,字石衡,河南孟津人。作为清华大学1927级留美预备部毕业生放洋留学,1929年、1932年,先后毕业于美国南加州要塞军事学院及普渡大学,分别获得军事及机械学士学位。1937年前后,担任中央航空学校“工厂考工课长”。

又如,1938年12月26日,“今晚侃如夫妇请六点在厚德福晚餐,座中有颀刚夫妇、朱自清夫妇、沈从文夫妇、叔永、孟真、□□诸人”。按,据《顾颀刚日记》,该日同席者有“旭生、今甫、孟真、沈从文夫妇、佩弦(以上客)、侃如夫妇(主)”,两相对照,顾颀刚遗漏了“叔永”,即任鸿隽,徐旭生忘记了“今甫”,即杨振声。1938年4月,“西南联合大学常务委员会由杨振声与北大、清华、南开三校校长改组而成,杨振声兼任秘书长”。

又如,1939年1月17日,“下午六点,一亨在共和春请客,在座者有海帆、润章、从吾、春舫、罗隆基、蔡无忌及一曾坐江山县长一十二年之□君”。按,所缺字为“姚”,其人即姚应泰,字寅生,江苏无锡人。1910年至1924年,“姚应泰先后三次任江山知事,他有一颗‘三度仙霞’碧玉图章,借作纪念”。1914年,在杭州女子师范学校肄业的毛彦文为了反对包办婚姻,“预备跟父亲斗到底”,因而逃婚,“父亲立即找人去见姚知事,请他派警察把各城门口封锁,阻拦出城”,此姚知事即姚应泰,“他反而劝父亲不如由他和毛常出面与方家解除婚姻”。

《蓝胡子》

插图选(2)

埃德蒙·杜拉克 绘



他们从一个房间穿越到另一个房间。

新书快递

学衡派年谱长编

沈卫威 著
商务印书馆

本年谱的起止时间定于1902年1月1日—1949年10月1日,是以三江师范学堂创办之年为起点,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止。这个时段也是学衡社社员、学衡派成员、《学衡》作者的主要活动时间。

泰山里的中国:一座核电站的强核报国之路

丁晓平 著
浙江教育出版社

本书是一部“工业+科技+历史+科普+现实”的长篇报告文学,首次完整书写了泰山核电自主、跨越发展的华章,实录了中国核工业第二次创业史的原点,刻录了中国和平利用核能的光影,让人们身临其境般地站在“中国核电从这里起步”的历史现场。

凝视远邦:1793年马夏尔尼访华使团的视觉文化

陈珊珊 著
商务印书馆

作者通过梳理1793年的马夏尔尼访华使团艺术家对于互赠礼品、外交仪式、山川地貌、城市人、科技文化等要素的观察和描绘,以及这些素材在其后的进一步加工与流传,强调了该图像创作过程中艺术、科学与外交的碰撞与融合。

九诗心:暗夜里的文学启明

黄晓丹 著
上海三联书店

“九诗心”,指九位在时代动荡的阵痛中求索人生方向的诗人(屈原、李陵、曹丕、陶渊明、杜甫、欧阳修、李清照、文天祥、吴梅村)。我们看见人如何在大的时代纷乱中转化生命的痛苦,获得个体的从容和内心的稳定。

卞之琳自称“小诗人”

◎鸠玄

翻阅《卞之琳集外诗文辑存》,读到他的晚年与香港诗人古苍梧的通信和访谈。其中有云:“我可以说是小诗人,一个minor poet。”此前,他也曾对翻译家屠岸说过:“我称不上是major poet,只能是minor poet。”屠岸将前者译为“大诗人”或“主要诗人”,后者译为“次要诗人”。

威斯坦·休·奥登编过一部《十九世纪英国次要诗人选集》,序言里谈到“谁是大诗人,谁是次要诗人”这个

问题,认为基本不太可能给出一个令人满意的回答,至少无法根据纯粹美学的标准来加以区分。不能说大诗人就比次要诗人写的诗更好;或许恰恰相反,大诗人一生中写的坏诗极有可能多过次要诗人。同样,这件事也不能取决于个别读者的阅读感受:“雪莱的诗我一首也不喜欢,威廉·巴恩斯的每一行都让我欢喜,但我清楚地知道雪莱是大诗人,而巴恩斯是次要诗人。”卞之琳在二战期间翻译过

奥登的诗;《十九世纪英国次要诗人选集》初版于一九六六年,他是否读过,不得而知。

何其芳与当年的诗歌爱好者、后来的朦胧派诗人杨炼提及西班牙诗人洛尔迦,称之为“小诗人”;提及马雅可夫斯基,则称之为“大诗人”。何其芳是卞之琳的好友,还有李广田,三人曾经合出过一册《汉园集》。他们关于“小诗人”或“次要诗人”的理念应该是一致的。

书评书话